

雲南鳳儀縣志

民國二十六年重印

羅平寶家驛署

卷五

趙州志卷之五

藝文中

記考傳策論引述跋說賦約議辨序

鼎建尊經閣記

提學孫人龍

滇西諸郡稱人文數者惟大理之趙州州廣文司君鈞洪君梓芳為余言曰州之有學宮建於明洪武十八年在治西南隅我

朝康熙十年始遷於城西鳳山之麓凡浴龍卧麟諸山萃秀鍾英環帶左右蓋地靈則人傑故州人士掇科第策勳名較他郡為獨盛先是學之殿宇祠廡歷六十餘年日就傾圮刺史程君鼎建特捐置田畝為脩葺資然第令博士弟子員經理

不免侵漁弊生雍正十年攝州篆令永北建尊經閣於文廟
上官乃使學官司出入嚴交代著為章程移於閣前兩學官
息堪充公用罔致虛糜遂繕理大成殿及移於閣前兩學官
庶次明倫堂史皇祠次義路禮門與文明諸坊悉告成功十
二年八月暴雨驟漲湮壞宮牆不下百丈亟為整治更築泮
水之橋焉乾隆二年紳士楊其楷等又請建尊經閣於文廟
左右故有文昌祠以其址為閣而祠則改移於閣前兩學官
多方籌畫鳩工庀材經始於上年季冬下旬迄今次第完善
請使者撰文以垂不朽使者念滇南興學肇於漢代自盛覽
張叔從司馬相如受經學實開滇西文章之始迄元和中許

叔入中國受五經越延熹中尹珍赴汝南受經書圖緯歸教
授其鄉人由是南人皆知所為學矣然究之千餘年以來仍
以地處極邊載籍未備即有有志力學之士亦苦於家鮮藏
書安所得博綜今古以探索其源本今幸得

列聖繼繼承承首隆文治優重師儒崇尚經術復令學者濯磨文
體必衷至道屬在吾徒孰不仰承德意感激奮興思窮經以
致用况復新構傑閣以貯聖籍俾益得肆力於詩求知郡之
人文將必有倍盛於疇昔者

重建文筆塔記

提學 顧

余以嘉慶壬申恭膺

簡命視學滇南冬杪經趙車中見東山之岡浮圖三級如列鼎然
而未詳顛末壬午春孝廉韓子榮來京會試為余言曰趙治
東文筆山舊有三塔遙拱黌宮方是時列科甲者 日盛
舉之自鄭嵩溪先生榮領康熙己卯解繼起 凡六會試自
李蒼崖先生根雲舉康熙戊戌進士聯提選館繼起者三其
他秋闈中式每科不下四五人春闈上第率多接踵且有以
父子兄弟成進士者 乾隆乙未谷西阿先生際歧選館後
塔址就傾甲科遂以稍替嘉慶丙寅汪衍三牧倡都人士協
力重脩增其舊制戊辰杜芳洲湘遂成進士吾惡知後比不
嗣武前人如

國初鼎盛時耶然則甲科之盛雖在讀書有實際而藉浮圖以助文筆是亦培成風脈之一道也於是乎書

科目題名碑記

翰林 李根雲

千古文明之輝盛衰起伏皆由口氣以為之較而時勢遷流則僅推移於其中者也學校之設三代尚矣周人立四代之學於制尤詳考之周禮司徒所掌因五物之常施十有二教三年大比則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以獻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夫以六鄉之士當天子之拜藏之祖廟此學校之盛典選舉之極軌也漢興其制稍替然孝廉茂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猶為近古故西京生徒至於三千東京生徒至

於三萬人材稱盛而賈董諸儒輩出其間方是時吾鄉以僻
處遐荒為聲教所未訖匪特未與三代之鐘鼓竝未聞漢廷
禮樂也孝武時張叔盛覽始受學於司馬相如而歸教其鄉
里然一綫所通麓知載籍何足語王朝之澤乎唐制選舉之
見於史者五十餘科但天聖大中而後成進士者通志僅載
數人宋時五學六齋創經義之科開詞學之路設四書院以
教山林之秀立十制科以搜巖穴之遺作人之法不為不備
然是時吾滇方閭之淳之錮蔽於六詔大渡河而外豈復聲
明文物之場與元興分藩鎮撫九十年間之有科目可紀而
政教未洽迄乎前明混一區宇乃始釐郡縣置官師邊徼之

治無殊中土而膠庠造士文望顯通者代不乏人則謂吾滇
學校之設由明興選舉之制亦自明始可也迨我

朝

列聖繼承道統化洽興賢育才之典超越百代於是井鬼之野姪
髦商者幾與中土呼然縷指討之有明二百七十七年間吾
邑之登賢書者趙壽而下四十餘人而已至成進士者自元
蘇隆迄明趙昇張文禮金壘鄒堯臣五先正外由嘉靖己丑
迄康熙乙未中間一百七十餘年竟無嗣音豈學校之不振
與抑文明之運起而猶伏將以大昌熾於將來也康熙戊戌
余始成進士讀中秘書遂開翰林之局嗣是雍正癸卯己未

以來未逾三紀蘇霖渤蘇霖潤時遠時餘俱兄弟聯芳泊趙
淳金作賓龔渤吳璉張聖功彭敬吉彭侶郭鏞熊煌諸君相
聯鶴起詞苑台垣屢職清要或牧民司鐸驥首

皇衢其上春官者每科不下六七人或四三人意者氣之始通理
之漸著吾輩其先驅者耳異日進而益土必有大儒炳蔚名
臣聿興不愧於賈董姚宋韓范程朱諸君子者豈獨為吾邑
學校光柳將為碧雞金馬增其身價也蓋嘗論之學校之興
已三千五百餘歲而吾邑之澤於膠庠者未四百餘年又數
百年來駁々稱盛轉文明之轂者實為今日是文運之在中
原則大明之亭午而在吾滇則旭日之始旦也觀夫華之始

□□之始□□□蘊□則敷榮吐秀將來正未有艾惟冀後
之學者勉為德行道藝之修脩方追三代以上之盛節則聖
域賢關魯之薪傳於是乎在聯翩科第其餘緒耳今日貞珉
所勒豈以誇耀鄉里也哉謹為之記

建文龍塔碑記

知州何蘭汀山陰

古今義舉非識力之大過人不能速成厥美趙治西北浴龍
山為鳳儀□翼舊有文龍塔與東山文筆塔對峙歲久傾圮
惟□故址科名遂以少替亦可知文龍之與文筆誠地□文
風之大較也嘉慶丙寅州□□□前牧會□衍三公意重建
文筆塔事□即欲接建文龍塔而方輒未果越道光辛巳前

牧鑑堂周公首倡其事迺相地形遷於舊址之下羽翎州治
拱衛黉宮視舊址尤為扼要基甫拓而周公因公他適放遷
任廣西州事遂寢癸未春余權州篆下車後詞訪遺跡知文
龍塔之建文運攸闕爰捐廉五十金集紳士秉公持正者董
其事籌項協脩凡三閱月余奉調卸篆後牧吳公繼之余心
目懸之期斯塔之有成而又恐成之湏時也因不時致書諸
襄事秋九月得覆書知切已竣余既多後牧吳公之善口文
風實都人士之克成義舉也豈不懿歟抑余尤有厚望焉有
唐之世進士之題名鴈塔者皆博學多文之彥趙為漢西文
藪自有明迄

國朝科名可將中州所冀塔成後多士精心學窺造極登峰如
塔之層累而直上行見文運重新人才輩出甲科之盛媲美
前脩即以此舉卜之矣爰為之記

大理建置居士碑記

知府本

著長白

大理居迤西之中地踞金碧上流擅西南巨險東有若水九
岩南有昆彌鍊柱雲龍黑水扼其西鐵橋石門鎮其北雄郡
也三代時屬雍梁遠為荒服迨楚莊躡略地王滇始通中國
漢武帝封白仁果為滇王蜀漢武侯復定南中厥後李雄據
於晉蒙氏據於唐段氏據於宋雖通中國尚分裂焉及元世
祖啓其疆土命官分職革其舊制明設府州縣化其習俗浸

乎盛矣迨我 朝奠鼎

聖聖相承恩德覃敷撫綏教化萬里如置衽席故士知禮義不尚
浮華民安畊鑿不趨詐偽風俗之美頗有足觀婦女耕織而
外肩担背負無不力作渾噩敦龐淳古遺風司土者當憫其
辛苦憐其樸鄙涵育薰陶毋期速效漸摩之久大順大化比
戶可封矣

桂香樓記

進士趙 淳龍溪

桂香樓在鳳山文昌殿前襟九龍名山帶波羅俯金城東望晴
雲五佛龍伯諸峰松杉疊翠北眺鐵甲相國諸山怪石峻嶒
樓前古柏陰森鋪青搖碧殿西窓則曉月棲松嵐光染袂瞰

龍井則德水沁心溪毛適口迺若新鷓織柳布穀催耕杜宇
啼紅鳴鳩喚雨則於春宜蟬詠星槐蛙鳴古沼松濤激枕雲
影窺人則於夏宜秋則桂英馥郁菊蕊繽紛冬則巉岩坐雪
雨花尋樛余少而壯々而老讀書其間披風抹月覺干林俱
白萬山皆響友人擬余為瑞鳳為文龍謂前可以追煮龍之
蹟明金壘於此苦讀夜取
龍井魚破伽藍像煮之繼鳳嬉之游余但憑檻長嘯而已

杜亞李醉柏亭記

思貞書 暹子翹

晴雲山醉柏一株高可十尋大將合抱形如偃蓋下可蔭數
十人蓋數百年物也杜子讀書山中愛其蓬勃爰致奇石其
下植樛種卉其旁而構新亭其上遠眺蒼雪近枕松濤宜琴

宜碁可歌可嘯迺徵詩紀勝屬余記之余惟古者亭以人傳
人以亭傳故草亭以子美傳蘭亭以羲之傳醉翁之亭以歐
陽傳即吾鄉鳳嬉之亭亦以升庵傳更有因瓊花而作無雙
亭因紅梅而作紅羅亭者醉柏亭之作其以為知己耶抑以
柏之醉為同調耶皆未可知但思太谷之柏天齊其長地等
其久茲柏也毋亦與霜皮溜雨而黛色參天者等耶杜子沈
酣其中箕踞其下以詠以觴茲亭茲柏行以杜子傳矣亭傳
人亦傳也即千百年後茲亭茲柏之或化荒煙蔓草所不可
知而要之傳亭即傳柏傳柏即傳人將余文亦藉是以傳也
夫

萬壽亭碑記

舉人 陳振齊 封

國家禮制莫重於尊王隸

輦轂者正朔有朝

聖節有賀省會郡縣各建

行宮為習地典至鉅也趙治舊名天水郡自漢張盛傳經以來家

習詩書人孰禮義越唐宋元明運會遞開迨我

朝文德誕敷教化洋溢士際風雲之會民游熙皞之天顧令衣

冠未肅體制闕如殊非所以明敬而彰有恪也爰是請諸長

官詳於方伯議建

萬壽亭以廣曠時未備之舉度地營基鳩工庀材閱三載而規模

煥然上奉

聖脾中列過道以辨內外旁列朝房以序班聯有門有垣以嚴捍
衛枕儀鳳面晴雲浴龍左環臥麟右峙山川揜映金碧增輝
遂為鳳贖巨觀於時官師暨都人士凜

天顏於咫尺切葵向於五中雖八千里外莫不相顧欣然而動瞻
雲就日之恩則是舉也夫亦仰報

聖明於萬一云爾敢云創始乎哉因紀其時則令

天子為政之二十有一年歲丙子冬也紀其地則治城之南黉宮

舊址也紀其人則敷陳大體者 賜進士趙淳 恩進士費

暹首倡而董率者舉人陳振齊貢生金尚賓費于震生員楊

天燦鄒之瑋石字米也事集於一時而義通於天下用勒貞
珉以昭敬謹云

上達却龍泉山記

建陽南二十里有山隆然而高四面平原拔地特起約五六百
丈健足者不能直上也其巔平曠方□里許名諸葛城有井
焉蓋天水之一也山下有泉凡十數處匯而為潭澄清見底
游魚出泳其神曰光輝龍王萬歷十三年魯昆蠻作亂有雲
南縣世守知縣楊淇帥練擊賊至廟禱焉倏與賊遇風雨大
作賊懼求而退令其地名阿求和以此吁泉流成溪以飲以
灌則其澤長矣英霧之氣衛國衛民則其神在矣惜未有表

出之者遂寤之至今日也因為之記

儀山種樹記

舉人陳振齊

世道之盛在人材士風之淳在學校然必衷諸聖人之道乃不朽夫聖人之道無日不在人心也人心之不存本實先撥欲以無根吐秀庸有濟耶自制科取士帖括成家而心性之學幾微善夫朱子有言曰天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事愈勤而心愈放蓋不知學之準乎道之原於心溯其本而為之地也州治西鳳山麓黌宮在焉其上為

崇聖祠蓋天地精華之氣含英挺秀而鍾靈於斯夫瞻孔林者望

其葱蔚過闕里者羨其菁華矧趙屬人文藪敢以隅荒弗治

哉蓋培學必先培山培山必先培樹而蔚乎其巔必先衛乎其址此亦衛外而環中之義也癸巳春余自粵歸覲儀山之秀惜其為樵牧之場越乙未秋始商之司鐸請之刺史詢之州人士咸曰善因鳩工庀材以作藩籬以捍牧園且首植楸次植桂為多士倡而紳若於各取奇材異質環藝於宮牆側者爭先恐後湘亭劉老父師亦植松數十本以廣棧樸作人之雅不逾月而得樹數百本於時登峰覽勝撫藝植之繁觀萌蘖之生交相掩映由根而幹而花山林頓覺空色矣爰議脩拱壁一樓葺魁星金甲尊經等閣竝清學祖鄉試卷金而勒之石增十三科鄉會題名以昭文献之典一舉而數善備

馬洵盛事也顧山以鳳名豐其羽儀文明天下易所以取乎
象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詩所以取乎興也而溯其本則歸
於聖人之道士子日讀聖人之書於書見聖人之道於道見
聖人之心而非自見其心則無本探其本而擴充而培養使
元氣生機勃然常醒於天地之間將應運而興者為名士為
純臣為當代大儒於以茂董賈緒朱程也何難蓋有本者如是
也昔子輿氏口牛山也痛惜於牛羊之牧斧斤之伐以為人
性亦口是北物此志也則此舉寓意深而規模遠大矣徒種
樹云乎哉敬叙而系之以詩詞曰

鳳山之陽位我素王龍盤麟峙想像灵光檜柏緜々鐘鼓鐸

鐸穆之肅之曰堂曰皇道無不被敢以偶荒爰補藩籬丕藝
羣芳菁莪如在棧樸相望高山仰止多士激昂廓清夜氣洞
晰微茫規模赫奕明德馨香希賢希聖入室升堂廣歌揚拜
慶集明良雲龍風虎炳蔚文章光景常新鬱乎蒼々

應役田記

舉人 楊學淳

昔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及讀程明道先生口口口文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口全口口二公語以為憂樂之言公而溥存心之言口
以賓口而同之大都不甚河漢也然則士君子窮居里處固
不必奔走如芻狗而維桑與梓稍有疲於力役務調劑補救

悉心而為之所舊有公項銀若干係明經鄒翹楚先生暨某
某諸前輩倡首捐貲設立社倉為備荒計行之數年家々務
本力農倘田卒汗萊雖千倉難齊待哺之嗷々不若以此項
銀兩買置田畝隨人耕種輸流應役庶乎兩全衆謀僉同永
為定例數年來吏不夜呼共慶安堵始嘆王道之易徵於一
鄉而尤信顧一二耆老猶以不能垂久為慮爰詳其未彙其
則何命余為記余惟前裝義田義莊莫不願文以傳惜余不
足以勝任然猶及見父老之心慕義以為先憂後樂者知所
振奮不可謂非一鄉之善舉也故樂得而為之記

泮池石欄記

訓導彭 宣敬亭

楚雄

泮池之有石欄匪僅壯厥觀亦以見文敷所萃得所闕鏡俾
樂泮之秀顧名興思如大閑之不可踰也趙之黌宮後枕儀
鳳浴龍左拱卧麟右峙霧淋之氣實鍾於斯去文明坊數武
泮池在馬上架石橋周遭數十弓旁無石欄規制未備余司
鐸於茲十有餘稔每欲與都人士議興之卒不果道光戊子
孝廉韓子榮與余回收學祖迺謀及諸同人於歲脩項內節
用銀捌拾貳兩鳩工庀材代石點蒼之麓結構泮池之頭允
六閱月而厥功告成橋橫雁齒環衛周矣塘集鳧身羽儀煥
矣闕鏡維嚴有如連鎖人文蔚起科第蟬聯矣在泮英髦仰
數仞之宮牆撫十二之闌干叩賢關企聖域羣知吾道之大閑

而範圍莫過則石欄之立所係良非淺也因記諸珉以為後
來勸

滿江邑廟碑記

舉人許憲丹山

羅江千古廟祀杜公相傳即滇志流寓所載光庭字縉雲者
是也按先生蜀之青城人官御史唐乾化中奉命使南詔蒙
氏敦留以教子弟國人後為書德化碑卒於榆其徒熨秦葬
之玉局峰謚曰昭文立祠以祀其子死騰越清平官張羅足
竝為立廟邑中有廟昉自里中前輩王公吉人公為有明萬
曆己卯科解先是赴闈時神廟在玉案山椒一夕廟夫夢神
語曰今年陰佐場事見所定解元係江邑王某及報捷果然

王感神惠遂徙其廟而新之信如所述則先生神於榆社神於趙兩地俱祀久矣東坡韓廟碑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不確而有徵與噫唐人没而神於滇者若李將軍定其參謀張皆廟食百世先生文開六詔靈炳一方以名儒為名神與韓之在廟蘇之在僭耳同著不朽固其所耳但里人所稱大聖感應靈昭文帝名號不無可議蓋感應即靈聖帝近僭不如仍原諡曰昭文杜先生之廟為得其正茲因邑人之請爰走筆而為之記

楊孝子尋父骸記

舉人
許憲

孝子楊姓名梓字良選趙之羅和邨人先代以科貢顯至孝

子父名天功以瘡卒外徼主人瘞之山園埋三石於塚寓書
歸櫬時孝子與兄弟皆沖為事遂寢比長每向西引領誓必
尋父體歸因里人同行中道乏資泣涕雨下有老人詢厥始
末曰孺子可憐吾為汝謀一棲身地待囊有微貲方可行汝
志越數月勃然曰天下豈有不見父之子哉急歸賤售田宅
偕兄弟涉水登山披風宿露歷四十餘日達夷地莫知葬所
大痛幾絕悠有垂白二叟指以父窀處穿穴衽裏以絲棉輪
次背負以歸葬於祖塋之次四方感其孝助葬者千餘人嗚
呼近日誦法曾閱者視親如路人生失養死失葬不知凡幾
孝子芳邇坎壈未嘗學問尚能於二十年後數千里外遠尋

父骸豈非不學而能反大過於託迹儒林者乎卜夫子云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為斯人持贈竝以告天下萬世之
為人子者

陳孝廉作城隍記

前人

先生諱興齊字肇封乾隆丙辰舉人明經念爾先生冢子鏗
戶研讀鄉鄰罕識其面既貴不干外事以明通任祿勸學正
游武定獅山賦詩弔建文慷慨悲歌略無忌諱有撼之者曰
太守以君詩入劾矣先生遂闔戶自刎厥配趙氏決計殉夫
攜二子自投署中督井門役垂縵下出之少子已溺死氏與
冢子佑喘息幾絕移時方甦邑人哀之祀於名宦祠先生逝

後某生與同類角口入城隍廟詛誓恍見端臨在上者非他
即陳先生也惶懼出語一時傳先生作祿勸城隍後三十餘
年又傳其作大理府城隍冢婦趙氏在中饋擲器昏沒半晌
乃醒言翁自祿勸歸上大理府城隍任子佑就本州城隍祠宿
執侍父禮夫士君子居官公餘吟詩弔古亦其恆習竟被浮
言致死宜其憤懣之氣不沒於地下也余房師望江檀默齋
夫子將軼事紀入勸志余攜歸示佑今又陟降其家借婦口
傳奇余師之言信而有徵且名士為神與名將等史書所載
不一而是先生之事可備勸懲是為記

重脩天生寺碑記

前人

寺名天生沿俗也南中素崇釋教山阿窈厖中巨像踞然石
髮棲雲蘿衣掛月里人莫詳厥始遂神其說以為出自天生
誕矣夫鴻鈞之力無施不可考之史傳石能言神或憑之石
入海人或鞭之星隕為石不聞石復為星人化為石不聞石
化為人且混沌初開天不為聖哲肖形獨為瞿曇設相有是
理乎善夫趙龍溪先生有云此蒙段氏佞佛假岩壁為之其言
確而有理可破從前之荒謬但此境嶙峋一壁上棟重霄巖
嶭雨岩下臨絕壑允宜點綴教緣以補天工之所未完舊遺
老屋數間狹隘不容十分乾隆初余從兄逢年暨同鄉馬大
經草甸尹伯麟仲麟諸君倡衆建大殿兩廊及頂上孤亭余

今復糾兩村士耆重脩前五楹拓門梯磴闢久塞之荆榛增
維新之印壑匪佞佛也爰略書之竝以附石蹟之巔末云

重脩珠海閣碑記

貞生 許懋

珠海閣踞登龍山林為四閣之一北與水月閣相對天鏡浩
然東西夾輔山脈盡處峰巒突起如龍獻珠故名每風日清
霽登眺其上遙對點蒼列玉屏拖雲帶飛青舞白應接不暇
俯瞰洱河形如正練風帆之出入漁人之星焚胥在指掌間
洵滇西之鉅觀也又傳大理混茫以前為羅刹所據大士屢
以神力靖之事載自古通及中溪碑記自明季遭兵火寺漸

傾頽

國初僅剩正殿三楹後徙之山麓趙北蟲蝗害稼穀不登者數
年乾隆間士民會議仍復舊制翼以廊廡乃更有秋古人云
靈蜚所在物無疵癘信然余故竝記之以為後來告

重脩文昌殿碑記

知州 邱 靖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余攝篆斯土適重脩

文昌殿告成紳士等請序於余乃為之記曰

文昌七星經緯魁斗固與文運相為盛衰者也

國初時文教甫興斯廟已建士之擬魏科登顯秩者更僕數難
終數百年殿廡就傾棟梁半頽而多士因之不振何響應之
若斯也州之紳士目擊其失知不可一日緩也於是為之經

營圖度鳩工庀材七閱月而竣訓導戴君實始終其事余於
秋祀禮成睹廟貌之尊嚴見規模之宏敞未嘗不想昔日科
第之盛仕宦之興繼々承々至於今日非昔人創建之功不
及此然則昔人創之而科第盛今日脩之而盛可知矣昔人
建之而仕宦興今日重脩而興可知矣余越俎代庖瓜期不
遠恐不獲躬際其盛而異日閱題名之碑披播紳之籍未嘗
不指而目之曰某々登賢書某々題雁塔某々出入京外官
迹昭然舊宦此者與有榮施焉則重脩之與創建又相得益
彰矣抑又聞之方初建時官此土者為日生李亦攝篆者也
何先後之不相謀而適相值也是為記

萬人塚記

舉人 韓錫章

古之義氣忠魂天地亦鑒憐之若不獲鑒往々以不平之鳴
自見於寒烟衰艸而莫之能禁吾州萬人塚有二一在城之
西北舊鋪為壘尚小一在龍尾關外繫々京觀歷今千有餘
年按唐天寶中鮮于仲通及李宓伐南詔不勝宓上書請救
兵時楊國忠易其書反以捷聞士卒為南詔所擄大潰洱濱
歿萬餘閣羅鳳收瘞之題曰天寶戰士塚每陰雨沉霾時聞
鬼哭如古戰場故事迄於有明永昌參軍鄧子龍經其地題
絕句於碑云唐將南征以捷聞孰憐戰骨卧黃昏惟有蒼山
公道雪年々披白照征魂自此哭聲遂絕非鄧公之靈有以

制沉寃實其詩之足以慰忠魂也然則古戰場不有文以弔
之哭聲不且至今乎是用書之以為貪兵者鑒

雲台山龍王廟碑記

舉人 袁惟清

有客問余曰龍王之名昉於何時余茫然無以應求之山海
齊諧皆不經見至觀稗官所記乃有洞庭君錢塘君諸名明
李笠翁撫柳毅事傳奇備之十種蓋亦烏有先生意也吾歟
地僻一隅既無錢塘洞庭之勝安得所謂龍王而祀之客曰
不然若九頭三子清流普濟諸祠皆能潤澤羣生膏流千里
故前代宰官詳請致祭載之祀典刊之邑乘不可忽也余曰
唯之教聞命夫龍之為德上應陽精見在田飛在天戰在野

迹無定也無定故能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涖陵谷居則深
山大澤行則騰氣御風非可以見聞測也亦必欲規橐籥之
地備壇壝之規既不能較奇淫於鮫室復不獲等幻化於蜃
樓意以妥其灵恐非龍之所樂聞矣客曰不然受其利者必
崇其報吾郡鳳山左麓舊有赤子龍王廟康熙戊子年經郡
紳鄭公榮重建至今煥然大觀茲鳳山右翼有雲台山利濟
龍王神棲於此亢城西阡陌竝借潤漑雖詳請致祭而祠宇
湫隘無以妥神受其利者於心能無歎然故余輩同心募脩
已請於邑侯劉右湖先生允請脩建矣余曰唯之果如是之
賢司牧勤施膏雨以利濟萬民為心諸鄉長同出婆心以利

濟合州為務因為建利濟祠是誠余之所樂聞也客曰更有
進焉山川之勝在人培補斯祠既成俾儀山左右竝有奇觀
不惟裨益田園亦且點綴山水他日載酒携柑坐近槐林訪
傳書之韻事踵牧羊之高蹤更為自古搜神增一佳話諸君
豈不揚袂掀鬚快浮一大白也哉余曰唯之敬聞命是為記
彌渡江西吉安府會館碑記

賓川 鄺五
州牧 劉孟宏 吉安

闕聖帝君忠肝義胆日照月明塞乾坤互古今歷代屢錫玉爵我
朝特封三代春秋祀以太牢山陬海筮隨在有廟彌渡僻處滇
隅豫章人士建祠崇祀閱令數百餘年設像之初

聖帝化一壯士偉貌長鬚示匠人云像已肖矣但鼻孔微窄曷以

無名指試之匠乃漢制鼻孔言畢忽不見始知為

聖帝顯靈壬辰地震彌市城垣頽壞

聖廟亦頽獨中殿柱頭椽梁架如井字圍繞

聖像鬚眉毫無却損後連遇水患廟之左右沖塌而

聖廟無虞明末沙酋猖獗延蔓至彌

聖帝頭像單刀金鎧賊勢即退是日聖臍珠光滿殿面口如雨彌

之人民遂得安堵嗣是有禱必應崇祀益虔於殿後塑

聖帝丈像左右祀蕭公晏公謂脩真悟道福國庇民應得配享且

為西江福主所宜崇祀今四海雍熙前後殿宇兩楹捲閣台

砌銘坊次第輝煌雖同鄉衆善之坊實

聖帝精誠與蕭晏二公之靈爽默有以佑啓之贊其事者固難枚
舉而惟安成明進士吾柳王吉人兩先生力居多夫忠義人
人所有誠信聖人我師銘心口意又豈但崇祀之文已哉余
莅任賓川旅寓彌陽同鄉書
聖廟顛末以告爰撫實而為之記

天生橋記

貢生 黃 鐘

榆西天生橋者龍關勝境也兩岬絕壁一石跨江非關人力
故曰天生其景則前臨洱水氣象萬千下口壘浪如梅千年
不謝拔地倚天則江峰之峻也神二鬼谷則石門之險也此
景之在其左者右有石口口天威迺蓋昔武侯南征擒孟獲

於此獲曰丞相天口南人不復反矣因以得名昔人謂禹跡
不經處奇怪自天成者此也文人韻事題識不一而足而余
於斯又別有會心焉當夫春夏之交風和景明山青木蔚來
則峰巒如拱如揖若將余迎去則野鳥嘯々白雲隱々若將
余留而且石門之下風水相盪有絲竹音焉及秋冬而此景
變矣木落岩枯則巉岩峭壁恍乎欲搏人而嘔呀者風煙掃
蕩寒鳥淒々則如過戰壘之郊壯聲四起而且激浪洶濤衝
岩震怒則絲竹音一變為虎豹吼矣夫非猶是天橋武何時
異而景不同也噫世態炎涼殆如斯乎遊者亦可以觀矣是
為記

東晉湖記

舉人韓 榮 錦堂

客有經東晉湖者顧余而言曰東湖以景之勝重乎抑以利之溥重乎余曰在利不在景凡天地之生成山川之發毓一澤一沒有所裨於民生者靡不詳載輿圖著其美利夏書禹貢言滎波既豬又曰九澤既陂周禮職方言九州之川浸爾雅釋地紀十藪之嘉名胥是道也何獨於東湖而疑之夫東湖名義未詳或曰晉進也水漸進而不已也或曰晉洊也水漸至而習次也然姑弗深考湖周十餘里相傳中有九首龍故出泉不一其處滙障汪洋澄之無翳環湖內外為田數百頃歲資灌溉冬不涸夏不溢旱不乾澇不漬其利與羅江埒湖口

設閘登穀浚閉以蓄水刈麥浚督以澆水屆期有司刑牲致
祭報其功也隄畔多植桃當春和景明花紅夾岬與萬頃晴
波掩映於青山綠樹間昔人題為東湖錦浪游賞者攜尊題
詠曲水流觴如蘭亭脩禊故事是誠景之勝也顧遺莫大之
利而以景求之隘矣景有四時而徒以春當之抑又隘矣杭
有西湖四時佳景不可勝收六朝以來以其美比西子論殊
太過蘇子瞻守杭勤政暇不耽逸樂於湖中取葑田壘石為
隄以便民時號蘇公隄迄今享其利者稱道弗衰茲湖田不
出於葑而利倍於葑誠使守土者師長公遺意溯源導委因
湖之故地拓而廣之疏而瀹之復飭附近居民時其壅閉曲

防者有傲焉美利溥於無疆休聲垂於不替則東湖之在趙
視西湖之杭景雖遜之利實同之後之經苾湖者睹春桃之
萬樹比於甘棠賙德水之一渟儼於蘇隄不更足多乎哉因
為之記

瑞芝記

舉人 韓 繁

芝之為瑞昭々也而瑞應不虛其屢驗於吾州者尤歷々不
爽考之志前明嘉靖二年華藏寺產芝九莖

國朝康熙五十六年 崇聖祠產紫芝一莖雍正元年紫芝復
生二莖十三年紫芝復生一莖進士趙龍溪淳有瑞芝頌拔貢
杜晴谷唐有瑞芝賦以紀其祥乾隆庚子芝產於沈生謙宅

車丘芝復產天生寺北二本紫黑合抱嘉慶壬申紫芝產於
城南小北營州刺史李木堂先生為詩詠之道光甲申華藏
寺產紫芝一莖今年夏五月念四日 尊經閣前產紫芝一
莖體質堅剛其光奕々射人昔人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蓋
言靈氣所鍾不擇地而生也制 尊經閣為藏 先聖經籍
之所芝產於斯北閣州文明益見物生得地抑古今來符瑞
所臻其先必有人事啓之其後必有人事乘之然後天地之
精英山川之靈秀人文之炳蔚相輔而文見其奇故紀瑞者
於一物之微必力窮本原以明所由致其意至深芝為科名
先兆前之產之者春秋兩闡人文鼎盛捷鹿鳴游春園者與

中州相埒蓋緣諸先正潛心嗜學以十分攻苦成五色文章
匪特恃一芝之產也今豈異於古所云耶誠使積學之士爭
自濯磨如先正故事桂折三秋曰維芝之故杏紅十里曰維
芝之故則以人才之感致物產之灵而因物產之灵益以彰
人才之盛將前之鄉試七科五解會試一科成進士二人者
不難再見於今日而芝之瑞不虛矣故得而記之

傳

杜氏一門節孝傳

知州 徐本傳

孝子杜桂印字仙何大理趙州諸生也甲申寇亂隨父庠生
欲宏避賊於着木即賊執欲宏將殺之桂印趨出慟抱父丐

代死遂遇害父得不死尋當事以

聞奉

旨旌表祀孝子祠桂印既慘死妻李氏聞之慟甚自縊以殉姑解
活之守貞二十餘年以憂憤卒先是國學生杜欬和妻趙氏
桂印叔母也欬和病革趙刲股肉療之卒不起趙撫孤女繼
任以承祀辛苦四十餘年以節壽終於時又有杜章妻陸氏
少失所天茹冰雪撫孤學美以成立杜鯤印妻蘇氏夫早歿
蘇年二十誓撫孤孩濟美備極堅貞濟美長娶張氏生一子
甫週歲而濟美物故張年十九亦苦節自矢撫遺孤孝事姑
蘇始終不渝蓋趙州杜氏世篤節孝焉

贊曰男子以孝婦人以節夏乎其遠矣山風之承考有子也
地勢之牝馬利貞也雖蒙難滅頂夫豈遇哉因前而觀趙之
衰氣丁於一門亦越後世則又侈譚其為盛事矣而世或悲
之嗚呼古人悉死人也將於誰乎悲之

韓氏一門雙節傳

學使 顧 純 尚 雅

婦人之有節難矣雙節而萃於一門尤難矣而余於韓之董
張兩孺人見之董孺人者乾隆乙酉孝廉龍谷先生錫章繼
室嘉慶己卯孝廉錦堂名榮後母也歸龍谷方二載夫上春
官道殂湖北孺人茹漿飲冰善撫前室趙孺人遺子四和熊
畫荻示教於內足不踰戶限者垂三十載都人士請於

朝葵西得旌余視學滇西錦堂適舉明經科為母徵詩諸名宿
爰題七言竝為序以弁簡端闡幽光彰潛德也張孺人為董第
四子樞婦夫病消渴半載云俎欲從地下姑慰之曰不齊者
遇不易者心一死非難守節為難汝有二子盡效吾所為苦
志撫之張夙諳大義一聞姑言矢以不二閱二十九年如一
日道光丁亥亦獲旌己丑錦堂來京以其節行見示余喟然
曰有節若此婦之以德成也抑姑之以身教也夫世之鬚眉
當國家危疑猶難以純一之節扶國脈正人心巾幗何論焉
乃姑立節於前而婦克嗣其徽音婦立節於後而姑益堅其
孤誼豈非為人所難為與易曰苦節不可貞如兩婦人者可

謂能貞矣若夫子若孫之玉立近與遠之芬揚則又理有固然而余所深為信之也夫

施貞婦傳

舉人段 鑣

施氏名妙真號常脩全郡蒼甸熊健室也性淑謹多諳內典及筭適熊生子二長易次鰲遽失所天人為藐孤危之時施氏方廿四齡矢志靡他善撫呱之無何有艷其幼艾者教遣媒往施詭應曰俟髮畢及期姊如輦競獻禪服施卻之引刀自薙其髮若比丘然見者聞者咸以為尼疑之施曰吾豈為尼者徒以自虧厥形可釋羣疑耳顧其時流賊煽滇兵燹連年邑當衝衢蹂躪尤甚施以一孤嫠獲全其軀竝全穉弱非女中丈夫不及比以女紅給二子讀

勇補弟子員贅亦克曾掾為登仕郎皆施之曲成好致迨八十餘
含涕語其家曰未亡人向之迹類為尼以時方顛沛恐藐孤無所
託命故令率粗能成立將返吾初服見先夫於地下未幾以微恙
卒比得聞於施之耳孫云爾南湖子曰守節難撫孤難避嫌而守
節撫孤為尤難彼夫死骨未寒而反面向他人者比比然也即懸
知此事未可輕當而罷耗捐軀自計得矣其如藐孤何若施之茹
蓼嘗荼韜光匿跡經盤錯於嶮巖之交卒乃兩全無恨斯誠一方
貞淑豈獨其功在鮎氏也昔翁山有言忠臣不可為僧猶節婦之
不可為尼惟尼其狀而婦其行庶九原相值可對其故夫若施貞
婦者以如冰如雲之心得全受全歸之理閨幃弱息視續眉丈夫

尤為過之後之發居者聞施氏之風亦可以惺然矣

述

趙州詩學源流述

進士趙淳

趙為漢文藝自有明三百年來工帖枯取科第者累之而風
雅缺如僅傳一舍生取義遠繫京獄之張聚奎尚有吉光片
羽豈果窮而後工耶緣其以圖圖為博古堂故能蓄極而發
耳我

朝定鼎後始得藝乃修先生敏孝而好古其天生橋古作與余

自新學博

汝弼

之五台山詩竝傳其後如遂可學士瀚之蜀游

草王伯英先生

佐才

不仕偽逆著有樛溪草余晚年始得見之

若郭子洪先生復號之石頭吟吾師時佛山亮之仙槎游草皆

啓其先者也余詩社中則推鄒翹楚永之高雅雋逸時貯石

健之古栢蕭疏張雲卿雲之山林惟致著於雲石莊郭益藏

漆之逸致深情猶存寓齋杜亞李唐之力追中晚斯國石

漢之酷傲杜公靡不各有心得他若湛若蘇霖鴻僅傳讀史之

一篇仙蟠李公根祇存寄友之教律維屏李子宣至川金子

涵則派衍香山涓仙鄭子璜明達張子星宋昭袁子龍諸人

則偶一為之而未暇精研不息者也然唐人亦有僅傳一二

人者但爭工否耳余侄青田亦頗作體惟及門鄭子久不得

試而寄寓遙深有騷人雅致余三子亦各能詩顧瓊瑞俱以

藝文

天亾僅存遺集真則與沈子輝字錫唱酬居多而皆有進境
余亦與為忘年後有興者未可量也

說

戒淫祀說

進士趙淳

口疾病行禱五祀謂門戶竈行中霤也蓋臣子迫切至情以為此
精神魂魄所在故從而禱之非淫祀也其他或在口與者則惟守
土者得祭之不以疾病而然也疾病者六口七情之所致惟醫藥
得而痊之其不可得而痊者雖祖口不能在其子孫况外神乎真
之人染於汙俗謂家有家口因雜取釋道異教所崇奉者像而祀
之不倫不次非僭則亂耳而至於懼疾則往之舍其素所崇奉者

而惑於巫口口口口鬼甚至謀於野祀於家幸而疾愈適逢其會
則口口口口不幸而傾囊罄資命亦隨之則悔所祀之左抑口簡
而未備而曾不知死生之道出於天命而由於自取口不庶死雖
不祀無傷也如其雞而入夢鵬而止隅雖以富貴之極不難傾國
為犧牲取人以自代而不聞古今有不死之人享長生之樂者亦
可知其無益矣然小民至愚口口教化專藉士夫是以狄仁傑奏
毀淫祀千古共仰至以主持風化之人而亦為論瀆鬼神之事風
俗即奈何而不日趨於邪也又况師巫邪說律有明禁無以禁之
而適以滋之亦徒見其悖玉章而戾聖道矣且夫事神之道同於
事人今使非我所當事之人而我從而呼籲焉其能為我聽之乎

就使即我所當事之人而我從而私託焉真不為我吐之乎况惟
神正直福善禍淫苟非然者其鬼不灵抑又取於冥頑不靈之士
木而飲之食之折節事之乎誠執此禮以禮名醫必盡心也持此
費以貸要藥之必效灵也又况既有神崇亦藥力之所能除乎萬
一臣子情不自己祀五祀焉可也然此特為之臣子者言之耳若
士君子有疾但當慎以俟命雖不能如聖人之無所事禱必不可
口徼倖之心不然臧文仲之祀爰居夫子猶譏其不知固不得以
晉侯之祀黃熊為辭也

崇正說

進士 趙之瑞

佛也者西域人之謫誕者也其言荒其服異其起居飲食不近人

情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於是叛君親捐妻子輕軀命入山林
求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以隘而其勢亦以逆矣而
世之背於儒者且以儒釋一理解免也今夫儒釋之辨有不啻霄
壤者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言空儒言切釋言無儒言
有且也釋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釋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
是故儒以理為不生不滅釋則以神識為不生不滅其害豈止於
淪三綱背五常墮於禽獸之城而不知其罪其所謂經者大率標
竊莊列之言變換推行以文其說中州文士相助撰集轉相欺誑
畏死者流又偽造一生死輪迴之說以求免於罪苦而天下傭奴
媿婢黥髡盜賊之徒匍匐來歸長跪受教即賢知之輩誘於空虛

元寂之言亦深信不疑自古迄今往々有之如吾徒者宜嚴其辨
竣其防闢其誣繩其似以確自盡於日用之常而自得其率性之
謂不然者見之不真守之不力方且蠢焉屏躬息氣奔走服緹之
不暇也其不至見棄於孔孟而為天地之罪人也幾希

闢僧剃度說

舉人 張兆麟

釋氏之法其雜經叛道荼毒倫彝姑勿深論但一人便口削髮而
為乞巧立名號曰剃度試思身體髮膚皆爾親所遺也爾親所遺
之髮可削則何不舉所遺之口之耳之目之鼻之手之足以及之
心之肝之臟之皮之骨之肉之膏而盡削之胡獨取所遺之髮而
削之而况所削之髮非一削而不復生也旋生旋削旋削旋生々

不勝生則不勝削而卒未見有一白日飛昇跌坐成佛者則烏在
其度也噫此其所以為異端也歟

道譜說

餘 進士趙之瑞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其傳也則嘗私於一二人何者天不能
虛而運道於是以道責之人之不盡依道以全天於是以道屬之聖
聖以授聖而道之統系明焉惟天甚愛天道而又甚重夫人斷不肯
令教聖人相連而生相繼而起惟是於大統欲絕之時乃篤生肖
子以主之又立宗子以維之復慮宗子之孤也又生衆子以保護
輔翼之蓋出於上則天德王道渾為一致而萬古之家法以萬世
出於下則天地萬物視為一體而萬世之家傳斯在是統紀雖有

上下之分而譜系則不容有假借之處君相與師儒無二致也唐虞以前無論矣斯道之統開自中天蓋堯舜道之祖而天之肖子也禹湯文武周公承桃之宗子也其他稷契臯益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則又克家之象子也此其出於上者也自唐虞至於成周而止賴有教聖人焉繼之承之使祖德宗功約五百餘年而一振不可謂非天地一家之慶矣嗣是而後統沿於下而孔子生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脈之傳於以不墜則固克舜之肖子也其徒如顏曾思孟則承桃之宗子也如冉閔遊夏端木仲弓樂正克輩又克家之象子也由孔孟以來千五百年間子孫失業家道不興或顯背其祖或陰判其宗或傾覆其世業或謬亂其宗支於是

乎列祖在天之灵皇然不安而周子始出遠紹先人近啓後裔寔
為孔孟之肖子而一時諸需若程若張若邵若朱又其承祧之宗
子也若遊定夫謝顯道楊中立尹彥明之在程門若黃直卿蔡季
通廖子晦蔡仲默之在朱門雖未能盡悉其家計亦庶幾各得其
門而入焉是亦克家之衆子也他如羅仲素李延平胡氏父子張
南軒輩則又口淑西各得其端司馬涑水呂伯恭陸子靜真希元
魏子翁以及元之許衡吳澄明之薛垣蔡清陳邁王守仁諸君子
要皆有志承先而經營其家道者亦皆得以衆子目之者也前乎
此者自漢迄唐惟董仲舒韓愈稍明大統耳彼老釋莊列楊墨之流
既顯與吾家為敵管叢申韓荀楊之類又陰與吾宗為仇若班馬

劉賈歐蘇曾王二陳之後間有一得而皆與吾祖若宗之精神意
氣渺不相接則均不得蒙其業而附於衆子之班者也合而論之
斯道之統惟世嫡相承者得一脈之正而衆子則又有間矣况乎
濟惡不才之子既分門而別戶違德害仁之流又派別而支離矣
則亦烏得而好之也哉顧此統自中天以遠有三盛亦有三衰一
盛於唐虞三代而春秋五伯之世衰矣再盛於魯鄒而戰國七雄
秦漢魏晉六朝隋唐五季之世衰矣三盛於宋而偽學之禁元明
之繼亦衰矣迄於今幾五百年而一線之傳果在上抑在下也且
去堯舜之後不復有堯舜孔子之後不復有孔子或者以為天運
之適然余竊以為未耳自古聖賢之統歷萬世而不毀何者其統

固人人所得據焉而安者也以仁為宅以義為路以禮為門以智
為闔闢以信為樞機此千古不拔之基教以居之誠以守之窮理
致知以擴大之此聖子口口心心之相印而善繼善述以永保大業
之符也然則人苟箕裘克紹繼緒不忘又何爽葉家聲不自是重
先祖德宗功不自是丕振也哉獨是自有斯統以來主張維持者
闕岱始一生而保護輔翼者亦恒難其人其間晦明絕續之故亦
幾希耳然究之絕則必續晦亦終明有人以任之則道在人無人
以任之則道在天下道固未始一刻忘也人日受天地生成之德
日在大道範圍之中即日蒙祖宗遺留之澤維茲鴻業若涉春冰
無念尔祖幸脩厥德余不能無厚望云

董不董說

舉人段 鑑

前明新都楊太史流寓博南經過處以提唱後學為己圖吾里當
勝國濱海東士生其間若醯雞在甕惜之然未睹天日地限之乎
抑人自為限也傳有董生讀書浴龍庵時新都升庵楊太史寓班
山與鄉前輩金臺評壘時將軍克詢酬唱鳳嬉亭每過從輒憩浴
龍董生執禮甚恭太史嘉之錫名曰不董董若疑焉太史曰爾應
試用此名倘學使誥即曰余錫名乃尔值案臨某學使異冊上名
曰董草生於不董之地滇人亦能見及此乎生如言對遂獲售余
以

應培捷矣

治兵未議

進士趙之瑞

周官以九伐正邦國故因井田定兵賦以司馬掌軍容所以禁暴安民者誠法良而意美矣後世兵與民分為二而兵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寓兵於養之法既迂闊不可行而訓練之力則當事所宜亟講也

國家太平日久武夫驕悍士卒縱恣凡為兵者當未入伍之先循々然民也今日入伍則明日之氣息變矣就中不肖兵丁居心以險刻為高立身以輕佻為能待人以強梁為事甚則欺凌士養刻削商賈平時差操之外嘯聚成群走鬥鷹狗以

踐踏於芳草綠野開方且役使鄉愚勒索雞酒一過收成則
縱令妻女公行明竊稍不遂意筆槌交加凡此種之積弊蠶
竹雜書居早有然從軍為甚始由為之將者縱之任之受護
兵之名解惜民之念遭其害者即或申訴有司而有司多礙
同官之惟強屈士民之心開有一二能貞欲為嚴究比等強
徒蜂擁公署羣起殺機人情恟恟之遂尔罷處受屈者泣血刺
心結党者自為得計故凡標鎮協營所在民間有十兵九盜
之謠即如往者東島之役官兵抄搶剽奪甚於反賊不知設
兵之意為何而厲兵一至於此也在昔

仁皇帝詔令武臣讀書營鎮設學令甚善也尋尔罷去愚以為令

天下值承平之日莫如教申

前詔令天下武員於訓練之暇各習詩書首領官不時加察而又於軍政保薦之日申明曾否知書曉識忠義兵部憑為殿最別人各自勵而無日不識丁之員至於標鎮協營均設義學延致明師令兵丁子弟受學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儲異日名將儒將之選每遇演武之期該管官操畢即設座宣講

上諭導以天良務俾人各踴躍思奮漸知禮義官無驕悍之風兵無縱恣之習而民少擾累之苦從此上下相安兵民一體浸而久焉不雅與三代比烈若夫屯田之法滇粵儘多荒地若委任濟人行之無弊則既可以足兵食又可以減民力其效

良非淺鮮耳舉此閭保伍之法行之以去天下坐食之兵雖
有姦細亦無所容又未始非治兵之善政也要在當事者之
善度萬全而已

約

永禁以婿作子約

知縣師 範荔麻

世俗之悖禮者莫甚於以婿作子矣視婿猶子可以婿作子斷不
可今有人於此試從而謂之曰子何以不以子為婿强者怒以月弱
者亦怒以拳抑知婿可為子女必不可為媳夫既於其女之夫而
子之又於其子之妻而女之且門以內之呼其妻為姊為妹者又
呼其姊妹之夫為弟為兄捫心自問有不啞然其竊笑者哉例載

同姓為婚杖八十士大夫家有犯之者每遇慶典輒以李為季以楊為羊以張為章以陳為成以王為黃方准詳咨嗚呼邀一命之榮使其妻不能自全其姓此又孝子仁人之所痛心也而况異姓亂宗律為倍重乎昔孔子對於魯相之圖覲者如堵遂使子路揚言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及九為人後者俱不得與解者謂敗軍之將不武亡國之大夫不智為人後者無恥但古人曾以身非贅婿為一幸此蓋迫於孤寒否則牽於事故以云無恥似屬大過或所謂為人後者殆後世之乾兒義子耳然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有云本族之以他姓為嗣者不得食此本族之出嗣他姓而復歸者亦不得食此人雖愚不知有文正公當知有孔子即不知有

孔子當道 國憲顧其端多開自婦人徧一時之情流教世之毒
請與族象約有子者無論矣苟無子求之親支親支之人求之旁
支違者除其籍於譜守而無悖則保世濟大比乃其最要焉

辨

象教辨

趙淳

地果有獄乎地獄果有十王乎獄具果有 唐斂樹乃山乎宋

司馬公蓋嘗論之朱子當闔之矣無或有言曰韓擒虎蔡襄寇準
死作陰司閻羅王於傳有之於是佛氏之說益行而受天子命而
公治府州縣者往往象其形於東獄宮牆城隍廟廡以治鬼而劍
樹乃山春磨剗燒之畢具日以德惡而警愚也嗟乎其亦無知之

甚矣夫長民者豈盡不通書史而明大義歟。惠迪從違之理誠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而憺之者猶不知懼
又況於形銷神散之後而欲其儆戒於幻夢嗚乎未矣且夫焚灸
剗剔者獨夫紂之虐酷也。蛇牢水獄劍樹刀山南漢劉鋹之淫刑
也。大鑊長鋸剗碓錐鑿乃齊高洋之無道也。而謂十王用之以治
鬼則閻羅亦暴虐無道而淫刑以逞者矣。鬼其可得而服乎。曾謂
上帝好生而能容之乎。况其所像善惡但以長齋禮佛之能否當
之而倫常不與焉。道民者應如是乎。則何若取古昔之為惡獲報
而最著者像其形而並刊其事如殺人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欺人
孤寡人亦欺其孤寡籠首燒瘞卒以身受允若此者不一而足。豈

非曾子所謂出尔反尔者耶其報之慘切又奚有待於無形之地
獄刀山也然則即有十五亦不過於冥冥之中默扶夫福善禍淫之
正理而等其遲速久暫而已矣夫人主之法律固受之於天而非
地下之可得而故為重者也

鐵柱辨

舉人 韓錫章

趙邑之有口口口交趾之有銅柱也昔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事
平立銅柱以紀功迄今人經其蹟猶頌武功於不衰吾州治南九
十里白岩西南隅鐵柱在焉志傳蜀漢武侯南征口口孟獲立鉄
柱以紀降虜之績與伏波相埒歲久剝落口口咸通中白國張
樂進求重鑄不忘古蹟也俗又名天尊柱建廟其上以祀蒙酋龍

偽號景莊皇帝與蒙詔天子同為淫祀夫首龍於唐數為邊患但
一臣寇耳何待代口廟食乎武侯歷南中遺蹟多有即如吾邑建
寧城諸葛塞孔明壘天威遠諸勝不一而足則鐵柱為武侯所立
固不待辨而俗所謂天尊柱及景莊之偽號其不為林野佛所見
斥也幾希

天生橋不謝榑

舉人 韓 榮

趙之天歷有二在彌渡東山者名石虹嵌月通判屈學洙嘗有賦
載州志在龍關者名天橋濺雪昔人題為萬年不謝榑提學長沙
楊公守魯賦詩一章刻於石門之壁末二句云桃源亦在榆西路
何處尋真洞赤璧言段赤城滅蟒滅河之功而於不謝榑之說未

之及夫不謝楫之說俗皆訛傳距橋數十武水激峽中白浪不息
遂以不謝楫當之余總角時習聞其說比與郭南谷先生語道及
此景先生云不謝楫者非峽水激石之謂蓋天橋下流澄潭萬丈
深不可測水入潭底復出翻珠如楫夏秋漲溢接金星澗水紅泉
倒瀉有如紅楫冬春之交榆河一碧有如白楫是乃不謝楫之真
諦也余聞此語每至天橋立馬審視誠有如先生所云者然後知
天生異景待人而名而名之者又不可姑沿其說以至失其真也

序

旌表節孝韓母董孺人詩序

學使顧 純

嗟乎青陵台圯幾人傳何氏之歌韋幔紗空無地訪宣文之

教况際琴心之早斷曾聞蘆絮以初寒續記鸞膠凡誰能胆
而乃栢舟誓重荻畫書成帛束髮以常封月投機而竟起塵
蕪山下依然織素之風蘭桂庭前總是倚閭之望心傷石記
節厲筭磨如此幽光定堪千古雖然德無微而不著操歷久以
弥芳不飽霜華疇識松筠之志未輝彤管誰知冰玉之懷在
孺人苦節可貞本忘情於譽望而令子終身能慕忍坐聽此
銷沉當年

紫誥回鸞載賻

宸章之賁比日清裁吐鳳潭飛藝苑之聲章彩振於詞 更輝聯

乎女史裝之寶冊載以瑤篇從此綵戲萊階護暎北堂之蔭

波沈古井桐生東野之詩想楚調之空彈啼鴉字之嘆陶嬰
之再世寡鵠聲之允宜守義之賢不負緣情之作純職參獻
納屬在輜軒驅車杞婦之城泥乾淚血艤纜湘妃之岸竹藉
啼班豈希昔人作序之名用附太史采風之義贊茲蕪語弁
此簡端

重脩彌渡迴龍山龍王廟拓建書院序

分陳 燾

彌渡古建寧郡也南望天目北依青螺西列龍華諸峰層巒聳翠
既為彌之人傑所自出而城東有迴龍山馬蜿蜒清矯休格尤美
昔人謂彌城如舟建塔以綰之迨嘉慶元年前通守陸又以迴龍
之名特建龍祠於其上之陽以為士民乞禱雨暘之所亦養政中

之一道也余自去夏來署弼陽深喜此地為富庶文物之區轉惜
此地人文有令昔之感是豈由守土者之改教不宣歟抑為地運
之變遷如龍或潛或見之異歟否則先太史與督學諸名公之遺
教未遠何以近今三十餘年利第遽遜於前耶客歲余試觀風操
就奎閣外之奎光書院見其卑陋湫隘喟然嘆曰此非所以居肆
立教之地也時有告余者曰此地原屬形勝惟因前通守張改迴
龍山下之水強趨於西遂令河日漸高而書院日居窪下於時余
即有遷設之心第以從公無暇未及擇地今春初吉適有事於龍
祠登高眺遠則見左羅屏而右文展枕天橋而繞毘江且首臨鉄
柱面臨口口象山來朝勢若星拱更溯北山發源於雞足南行百

餘口過梁王經水目忽斜趨於小西莊逆折而北迴結此山而止
因以迴龍名之天鍾此山似特留為新建書院之地而前日之有
龍祠即為令龍文鵠起之兆則於此祠而拓為龍文書院誰曰不
宜若集彌之薦紳士庶共規而共商之僉樂勝地余先捐金以口
事更合衆力以鳩工然仍龍祠之舊址而改設左右上下四廂房
以原門地為講堂而添建門樓於其上起文閣以振文明五程
雖云浩大而彌陽界連雲蒙趙三衛之地協力斂金竟越五月而
告成從此教育英才如鼓浪於龍門如見龍之利見又安知金石
勝於昔而濟々多士簪纓不替也乎是為序

龍谷韓孝廉繼配董孺人旌表序

翰林 谷際岐

董孺人者余同年友韓孝廉龍谷大兄繼配也其母家之世
許丹山先生於傳內詳言之余無庸贅第即其生平節孝大
概得於見聞者略叙之龍谷前室趙孺人為榆郡龍國乾隆
丁卯孝廉武定學博吉人公長女與龍谷共齎鹽逮事曾王
父翁姑循々有禮法篝燈織紉佐龍谷名列賢書以戊戌棄
世遺回子長模次祭楹與彤龍谷續配孺人浴內撫兒孺人
與前室趙孺人為舅姑女兄弟其性情心行亦與趙孺人相
揆居甫二稔龍谷於庚子冬上京會試兼應挑選例兩不得
志抱憤旋籍抵湖北宜城中暑遽逝寄葬小河口孺人年二
十有九欲浚地下以遺孤失怙矢志自守所謂從容就義難

於慷慨赴節也。比來家况愈艱，貞心愈固，而教諸子愈殷。諸子食饌明經，諸孫采芹游泮，皆孺人代夫之終曲，成於寒機。算大中也。尤難得者，念夫子之靈久滯，他鄉典釵質裙，及數年銖積命長，季子返櫬楚北，卽首滇南卜家山，而瘞馬於戲。孺人當夫子既沒，為未亡人苦心守義，垂三十年，可謂節矣。恪將裡祀，玉成諸子，丕振家聲，以光祖德，可謂孝矣。辛未秋，同里諸君請於邑侯周公，轉申上憲題請。

旌表時，余在京卽頃聞此事，撫掌擊節而嘆曰：吾鄉多節孝矣，龍谷有生氣矣。孺人有懿行矣。

宸章旌獎，俎豆千秋，不愈於

丹詔褒封榮施一日乎憶余自乙酉秋闈附龍谷後越甲午始獲
冠軍乙未成進士選庶常嗣大木天轉部曹旋遷給事中與
龍各晤面者蓋鮮龍谷去後時景孺人芳節適聞旌表之事
爰叙巔末郵寄桑梓用備一隅於簡端非敢為孺人表德也
書杜晴谷先生出雲草後

鄞縣
知縣孔龍章魯晤

雲之出也有心耶無心耶為喬為慶隨其所值時行時止亦任所
適舒不雲加卷不雲損亦炫爛亦平沒雲如是馬已矣晴雲山杜
公谷名其齋曰養雲嘗夢雲呈五色迺嘯傲於雲起之時文字飄
飄有凌雲氣已而白衣蒼狗雲幾欲臥矣未幾彩雲煥南中芬雲
亦觸石而出為輪為囿道值黔雲如鬼楚雲如日銜雲如犬趙雲

如牛燕雲如蓋時以拂雲之筆繚繞而書雲謂可排雲以叫閭闔
矣無何雲裡帝城未須捧日雲蒸霞蔚且漫從龍於是望切白雲
仍歸晴谷為閑雲為野雲手出雲草既以自怡又且持贈常吐此
五色於天地間隨在郁紛亦足不朽雲有此出之有此雲高耶慶
耶行耶止耶炫爛耶平沒耶卷舒隨時出處任遇雲何心耶公何
心耶

禮社江考

進士 闕禎元 通海

南方之水當以趙州定西嶺為岡脊以元江為匯醜元江發源白
岩畢波羅窟林樹翁翳至川中會禮社江下弥渡納昆雖赤水二
江合阿起河至大古木會定邊諸水共成壁藏江南流至老峰受

永盛敝僇嘉縣景東府之三岔河並府治諸水下石羊敝又楚雄
之大江鎮南之白龍馬龍二江南安之沙甸黑石卜門三河廣通
之捨資河羅次之星宿河易門之九渡河皆會祿豐之大河並六
里箐之響水關河與黑惠江瀾滄江匯納者樂甸之景東河鎮沅
府之杉木河威遠州之馬湧江下至元江煙瘴極大出檳榔此水
直穿府治為禮社江往元江府者須過此水三百八渡由西南下
出元江界入臨安外五司界名曰河底烟瘴愈盛亦出檳榔其地
甚熟種穀一年可得兩熟一名虧容甸謂人多染瘴疾而虧損容貌
也又納樓恩院落恐左能亦處之多瘴又石屏之矣落河阿迷摩
沙勒江蒙自之梨花江皆入南海即由蒙自界入交趾之清水江

以達南海

黑水考

舉人 楊學淳 南村

口口志葉口李元陽以蘭滄江為黑水史秉信亦主此說口口口

兆非之謂尚書口明云黑水西河為雍州華陽口口為梁州導黑

水至於三危大於南海是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為界若蘭滄江尚

不能盡界梁州之域况遠界雍州口不如張機以南金沙江所云

南者別於北金沙江其云北金沙江者為黑水之說為是亦見雲

麗江永北口武而入四川之岷江者也然則二說孰是乎夫蘭滄江固不可謂非黑水也而謂其為禹貢

之黑水則又非也蓋其所謂南金沙江者即尚書稟纂所謂四大

水之黑水也其流在崑崙西北出吐蕃地去蘭滄之西三百餘里

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彝獠之界由口甸入南海實在中
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禹跡所不至而安見其為禹貢之黑水若
蘭滄江則僅居黑水之一耳要口諸說紛々皆強執一水以求其
合所以說愈紛而失愈口甚謂其自雍州越黃河過梁州至有不
可理解之說口不若尚書彙纂謂黑水有三之說為可據也彙纂
云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大河鯨東海
即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肅至於燉煌今廢者是而蔡
氏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
之耳梁州黑水則雲南之金沙江即所謂北漢志所謂北至楚道
今四川入江唐樊綽以麗水即金沙江詳見為黑水薛季瑄謂瀘
叙州府入江

藝文

水

今打沖河出西蕃界自鹽井街至大姚縣直卻營入金沙江

為黑水山海經謂黑水之閩有

若水

即金沙江詳見滇南山水

皆即此也導川黑水則雲南之蘭滄江宋之程

大昌元之張道立明之李元陽兵任之山海經注皆以蘭滄江為

黑水者又即此然第知蘭滄江為黑水而實不知其僅為導川之

黑水也蓋雍州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

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然則紛紛之說可不攻而破矣

而或者又曰書云雍州既云三危既宅是三危之在雍州明矣而

口於導川亦云至于三危夫導川之黑水既為雲南之蘭滄江則

蘭滄江之不達於雍州又明矣而又何以云至于三危乎口曰不

然既宅之三危蓋竄三苗之三危在雍州西北後漢西羌傳注以

為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者是若導川之三危則在大河之南
橐篋云在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州口西南蕃界中雲南麗江府之
北樊綽尔云羅莎城北有三危山羅莎城在今麗江府北境其說
與橐篋相合則導川之三危必在大河之南而非竄三苗之三危
不足辨矣史秉信曰歷山有一崆峒有三口三危必三苗之叙者
耶吁知言哉

罷谷口考

拔貢 許東陽 晉齋

嘗聞水經有罷谷之山洱水出焉蓋指洱水之源而言也口口及
滇志咸宗其說滇志云罷谷在浪穹縣地則罷谷口有定所也明
矣乃山海經文又有云罷父之山洱水出焉一字之別今覽者莫

知端的是尔千秋之疑案也烏可以不辨口觀近人策論或即以
蒼山當之謂十八溪亦洱水所出丈十八溪何必非洱水至詭為
洱水之源又非矣蓋洱河流經數百里始合溪流既曰出焉則因
源以及流也今溯流以口口口甸為之解近於書生之臆說不足
據為傳信之書可知况蒼山古名中嶽名灵鷲未聞所謂罷父也
此其說之荒謬不待辨而自明矣姚安高翮映滇陸博推士也其
妙香國集口云予嘗閱山海經乃知罷父之山洱水出焉其中多
此碧令浪穹有此碧湖則罷父在浪穹而不在太和也彰之明矣
山海之云豈偶然哉但又云罷父即罷谷之所藏且繫以詩曰山
胡名罷父深隱於此谷又曰罷父身隱焉用文則是釋罷為止息

意因隱君子而得名如世所傳愚公谷者然事雖韻而終判罷谷
罷父為兩所謂均以山名口口口口馬口六詔樸略近古唐宋以
來尚仍更俗山海作於三代以前不應人反儒雅相率深隱而復
錫以嘉名也是口罷父身隱云々或即文人附會之恒習殆未可
據為實託也夫據予嘗見兩罷字同之山同即洱水出焉四字亦
無弗同其中稍異者祇一父谷字耳而父與谷言相近字相反所
判者特欠一口字耳推類以思則谷訛為父口去一口此遞相傳
寫之誤而後人見山海經口見水經遂至曲為訓詁未可知也夫
六經為聖賢手訂未幾而口豕魯焦口鷹莫辨况山海經為聖賢
以前之書未經聖人論斷口口口口口口誕而顧操為左券舍山海

之形勢信風簷斷也口矧浪穹有此碧湖即山海以証山海則衆
說之紛々益不待辨而自明矣彼即以蒼山之罷父充山海經之
罷父遂欲移浪穹之並碧為蒼山口此碧也得口口口以罷父即
罷谷則不待與高子合即考之升庵泃水尋源歌與南口口公論
說諒不大相河漢云以此備芻蕘之末見待博口之考參不亦宜
乎噫時策口口剽竊且以罷谷為罷父訛之中又加訛焉况曠古
以開之書紀風氣未開之跡而能必其無訛與孟子曰不以文口
辭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萬世誦讀之法也苟非具隻眼操
持識之士烏能與之論列今古哉

策

興革事宜策

慶大司馬現風

進士趙芝瑞鳳亭

聞之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除此數政者所貴審利弊之大端以因時而制壹也竊惟利之所在弊即隨之故欲興利先莫如革弊滇中弊政多端而經費為尤甚其始也因行口供億之煩念衝邑奔告之苦而為損上益下之計謂取之民而有制人之官為養廉而不知利在官即病在民在昔未定經費之時官無私派而不貧吏鮮私徵而不擾民固有完正供而不知其他者所以熙々然咸有富庶之風自加徵經費定為額規雖有廉吏亦必取盈其追比較正供為尤急不特窮民受累即屬在寒士素蒙

聖恩隆重優免雜役者不免與齊民一例當差蓋名曰經費實即雜派與宋時之僱役何以異固宜其見輕於有司而不足為四民首又况夫軍糧之累流毒身家夫役之煩辱及士子是皇上視士子為人材之數百姓為邦國之本而近日言利之臣則必欲奪之剝之而後快焉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則弊之當革亦莫先於此夫廉者必愛其民與其剝民以養官何如損上而益下誠以公相之權取前所增收之經費而力除之竝嚴飭有司於徵收進此之時一清濫派私收之弊則減省一分斯土民早受一分之賜在

聖朝內本外未必自有從善如轉圜者庶民氣稍紓而民風和樂

有以消水火災旱之應而漸成豐亨豫泰之休矣草茅下士
不識忘諱伏惟茹納焉

引

募脩飛來寺引

校貢杜 唐 晴谷

滇西近西竺古鶴拓稱妙香國土崇信佛法亦猶祀王逸為
聖人之荒且誕也中多梵宇琳宮足以壯山川之勝標景物
之奇駐宰官大人之旌旄供騷人墨客之題詠不可勝紀而
興者忽廢毀者忽成脩葺之難較經始什倍其力趙治七里
許有飛來寺古名開教口自南詔封其地於天水郡唐元宗
二十六年冊立皮羅閣為雲南王妻以宗女賜龜茲樂建此

迎恩歷宋而元而明凡恩詔教書自上東詣此開讀故名
古碑謂莫詳創始陋矣成化六年有內監郝奉命巡滇駐
良久謂山勢蜿蜒如游龍一郡之風水攸關附近邨民倚為
重地爰解囊橐捐千金去屬梅大榘築高台法像森羅甫闢
大觀事未竣而公沒越景泰六年黎內監又繼之建千佛閣
祖師殿大門茶亭東西廊房禪室僧厨具備鄉先建慎吾楊
公題曰飛來寺蓋取灵鷲飛來之義說者謂有佛飛來荒
誕不可信一時傑閣層樓煥碧飛丹賞心豁目俄而兵燹頻
仍土田半失家風幾遂無相會我

朝華表一統

聖祖重熙康熙開遼海史公刺趙得僧正明甦以募脩屬之迨明甦
年示寂轉屬慧常兼與其徒衆等竭力同心改建羅漢殿官
廳西接九楹祠堂厨室慧常之摩口募修洵不朽事因為之
引

修谷女寺募引

舉人 許憲

滇南古多仙釋靈幻之蹟鄯闡楛榆外以趙之白岩為最口張仁
果暨龍佑那累葉建都於茲遂為十驗沃壤六詔口喉奇蹤軼事
所在多有彼開赤水而彩雲屯祭鐵柱而金烏集漢唐以前勿論
矣近如仙橋換木仙女諧緣載在郡乘更幻者莫如谷女騎猪化
象一事按通志及李中溪碑記女姓高氏為張勝會家婢年十三

口不能言其无從征東川女服牧猪役一日怒語嫂曰兄軍中乏
食我往餉之家人以為戲女從各中盤陀石隙如水洞而去少頃
出曰兄軍皆騰飽矣嫂不信授衣遣之曰曷易乃兄舊衣蹂浣女
復如命且言軍中事歷々不爽怒語家人曰兄將凱回余亦從蘇
浙矣遂乘所牧之白猪化象騰空而去俗傳為晉賢後身事涉妄
誕街道之士闢之然天壤大矣理之可無安知非事之或有况滇
通西域灵異屢昭化虎驅龍近代猶然則洪荒之世可知莽者覽
邃壑之邈迤林木之葱蒨巨石屹立如偉丈夫然文案古城胥在
目前下瀉寒泉噴珠漱玉清冽鑑人鬚眉浪迹過此坐懸岩飲清
澗飄然欲仙但梵宇數椽規模狹隘無以快山水之奇覲令僧業

欲沃復舊基重新化域奈力不副心事難辦仰祈□□□宮十
方□信稍傾囊餘量力涓滴成就如是功德□□若□光山灵□
氣此亦君子護持名勝之初心爰叙□□□以為之引

跋

□□題名牌跋

進士趙淳

科目不足以重人乎則賢能之書聲自成周進士之途升於
司馬其□藝則始隋唐歷宋明以迄今茲□□□矣亦何□
無賢才魁然出類拔□然謂科名即足以重人□□□多
虛名選舉為踰利促達與刺□□□□何嘗盡得佳士均
足以壽賢□□□□天下□□獨何□身滇南一郡制趙

近西域人多誦佛德口漢司馬後授賦心唐世隆祇官禪
教宋口口斧經籍罕口以故士鮮淹通惜然口學豈有明而
口口猶寥寥也雖然趙為雲南始基地多中土人風俗敦厚
重節義尚文華其運會雖石頭自前明而光華實口燦於

昭代良由教澤涵濡道化洋溢賢師益友繼之承之故昔之三百
年猶若冬寐者今甫百年而人材已林立行且後先相望也
同學司公實際其感與都人士共謀不朽既已徵弁言於李
憲副公而屬余續貂其後余自揣小就有負科名然惟知志
道口不自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口傳
科名顧可以不紀乎哉是名者實之賓也口口頭悔官無

崇卑要於可等後之人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可法某也可
戒某也有志某也無門是以吾究所當圖度者也尚其典型
先正以絕計功謀利之私垂範後人而有衝道敷行之美無
惑於佛老而俯仰隨波無溺於功名而進退維谷勿雲月致
諂但事浮華勿天性貽慚後多揜著勿以聖賢為不可至而
自隘其襟期勿以溫飽為大可圖而自隳其行檢勿以標榜
門戶妄弋聲華至負培根瑛實肆外閭中之真操為中流之
砥柱力挽狂瀾作大道之干城特推宗子將見出處一致先
後同揆道德事功彪炳宇宙百世常存豈獨為吾滇天水之
先耶則謂人重科名也可即謂科名重人也亦無不可

賦

天生橋賦

通判 屈學流

建寧之東有山蔚然靈鍾翠嶽冠絕金真羅星峰於危磴駕天路
於層巒破鴻濛而開一竅烹頑礫而補半天百丈飛虹織女向長
空暗渡半彎新月素娥從繡壁斜穿惟見石髮紆青蘿不掛綠翻
美人之翠黛映仙客之霞服懸岩聲秀鮮花縫五色天衣古洞藏
奇石乳滴千年雪佛清地翻錦浪龍窟節金傑閣起雲霄蜃樓噴
玉則有騷人詞客問境游心歇馬乎河澗之濱振衣乎嶠岼之頂
窺天外之青天探景中之異景題橋擬相如之志把酒續蘇髯之
行姓字遙聞驚落一天星斗珠璣揮灑橫枕九點煙塵亦有白社

黃冠携笻筇過湖尋源柳蘿採芷既逍遙兮蹁躑亦徘徊于容
與求丹砂於八仙之台悟苦空於五峰之嶺數聲黃鶴韻紫翠披
離一片赤城霞清輝掩映當夫東望迭暖萬卉爭春溪泛桃花好
問避秦之姓潭涵月影疑逢出洛之神溯清流兮澹兮聽啼鳥兮
嚶兮信塵氛之滌淨洵山色之可人至若天停晝永赤磴正玫瑰
薜陰森結綠天於碧落山房雲護隔紅日於崆峒汲瀑花子洗耳
攀石磴兮臨風斯亦極人世之清涼又何羨乎蓬島之珠宮迨夫
金風始吹木葉就下白荻丹楓秋冬代謝花自燦乎霜岩松自青
乎雲岫月斜掛乎仙礪雪紛飛乎猿穴欽崎怪石徧栽瑤草琪花
崔嵬奇峰沒整雲簪寶髻遂使採梅野老流連庾嶺之春踏雪狂

夫睇矜羅浮之月若斯之丹若王洞煥四序之奇現適足與金馬
碧雞峙三峰而并列昔人云天下無雙境人間第一橋不信然耶
嗟夫尋常隈岫恆志美於通都宇宙巨現每潛形於絕壑豈負奇
姿者之有幸有不幸而抱真賞者之有至有不至耶余乃跨金鰲
之背仰而問天枕錦石之班俯而聽泉歌曰百丈晴虹兩岫懸邀
遊勢欲挾飛仙乍驚月殿新垂采忽訝桃源別有犬鳥道千尋雲
作級龍津百折石為船今朝幸得承蒐採名勝富傳第一篇

贛川賦

進士趙溥

天水故郡白王肇封地稱縻莫壤介漢踪控昆維而色天驚
枕三耳而襟九龍界南安而轄品甸右陽瓜而左崆峒始開

基於楚使睎經略於漢中從原隰而去山林那賜姓由哀牢
而耕蒙認奴邏造蒙自羅閣攻破虔陀置弟趙賧致仲通窮
兵勃弄覆衆洱東鄭趙段楊轉相竊據梁陳晉宋視若朦朧
迨元明漸收而車書始一至我

朝定鼎而聲教大通避寇則徙遷城邑興學乃改建黌宮其山
來自西藏起於老君昆弥岩折喜目中分五佛高騫遙映點蒼
之雪三臺秀聳時飛江島之青麟臥而宜趾仁厚龍浴而頭
角稜嶒金龜如蹲威鳳如騰觸達峰者羊角披鐵甲者猢猻
雲台屹立玉案橫陳由天柱而指魏寶轉石磴以致太平羅
窟標千古之奇猶傳仙渡石虹擅兩川之勝共詫天生水則

洱河縈繞弥海晶明龍潭累々魚洞冷々大江衍波羅之派
赤水合禮社之津天池不涸御井常盈東晉湖開泛溢桃花
錦浪凌龍塘洪流甍柳岬畦町甘塘瀉金星之潤遠潤闡嘉
樂之濱溫泉蠲濁玉閤揚清或噴珠而濺雪或鼓浪以成文
亦涵濡夫異物時吐霧而興雲以蘇地開文案國號建寧馳
威靈於鐵柱肇封建於台登弔南征之故壘登駐驛之澄城
蔓神有鴉跣之篆太史餘鳳嬉之亭因而賢俊輩出科第頻
仍行誼可動天地節烈堪泣鬼神文章詎止追乎司馬事業
亦已邁乎雪屏人物既盛風俗愈醇服教畏神威橫謹而向
化家絃戶誦悉恬澹而寡管披拂春和悉五方之民咸嬉樂

國涵濡雨露合四境之內共慶豐亨下逮飛潛動植莫不煦
育生成是故考古者之所推重而論世者之所服膺歌曰緊
惟葉榆之首郡子實滇南之名邦去京畿其萬里兮彈丸屹
峙乎遐荒遭寇逆之蹂躪兮黔黎幾歷乎滄桑賴

聖明之驅除兮蠲賑睎及於殊方頒經籍於黌序兮多士鱗奮而
龍驤彩雲見而神鹿至兮甘泉溢而紫芝芳賢司牧宣力而
効忠兮羣歌頌日之舒長

鳳山瑞芝賦

拔貢杜 唐

鳳皇于飛西山之阿來儀屹嶧氣象嵯峨德順表雍梁之軸
義仁烜井鬼之羅金精磅礴玉樹婆娑輝映九苞煥發文明

景色秀鍾三耳音徽木鐸絃歌化雨及時杏壇春靄和風叶
律檜埴雲摩鳥革翬飛宮闈崇聖日華雲燦芝產灵柯卷舒
光曜吞吐猗那不連理而凝甘露匪竝蒂而甲冰荷危廚之
蕙蒲休比神異階庭之奠茲莫較繁多蹊上李桃爭豔池邊
芹藻凌波傳奇載珥覽勝嗚阿紫莖挺生火比云歲青雲絡
繹聯鑪帶替六英氣釀於五王九華光照夫萬世躊躇玩之
而玲瓏淹畱攀之而綺麗丹金赤白繽紛異彩月山雲石悅
懌同契蒼空海穴徒隱神仙涵德銅池爭誇美製歌物華兮
曉月溶數人傑兮瑞雲霽花開文華桃錦滄浪鵬搏鴉寨墨
潑雲莊臥麟率舞浴龍為光赫矣景命蒸式

上皇休和明備安攘長蒼璧琮璜輝煌宗廟笙鏞羽籥美富明
堂道降遐迩榮膺寵錫德至草木稊報嘉祥雖盛代不於符
瑞而芝閣特識耽荒頭承謨烈黼黻文章股肱心膂交泰明
良珠聯璧合雉馴爲翔嘉禾穎實瑞麥昂臧醴泉噴溢兮白
國彩雲疊見兮滇鄉人文蔚起政教宏張壽考作人范之著
祇樸之盛英雄入毅噦之鳴邦國之昌羽滿毛豐復何羨商
山之皓春華秋實又奚翅丹穴之陽也哉頌曰聖作明述復
旦重熙東山夏鼎泗水商彝龍章五彩鳳嶽三岐芳英秀茁
古木葳蕤聯翩錦翅射策彤墀恩皇多士樹德務滋

天體賦

翰林各際岐

得至有常曰道神運無方曰天宮度五百而不易躔次閏時
而遞遷故既得渾儀之傳以明口体象又當識斗差之法以
察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相襲斯歷法乃萬世之無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而後無非本妣唐之歷象與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其象魏之圓則雜子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云左旋乃列口自東而西之顯著口口口口口乃周天
以退為進口幾微南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地為樞軸春
秋二分之有準以黃道赤道為口口口禽於中僅屬一丸之
金輝星周於外儼羅萬點之珠璣尔其宗動冲虛紫微朗燭
曜魄為寶天星稱玉中宮為萬幾所統太乙乃群灵之督王

良天策為驂戎華蓋鉤陳為旗纛時風雨而泰階三重掌圖
藉而文昌七曲天槍天楛之示威四勢四輔之作僕太微坐
翼軫以森嚴天市憑箕尾而炳緝帝座崇而常陳與內屏交
擁天尊臨而宗人與列侯相臨若夫七曜環轉以日為衡日
行三百六十五日而遠故天度以之而定經星一百六十餘
分而退故差數以之而成惟日較天為稍遲斯冬春夏秋之
躔漸退惟月視日為常後斯庚辛丁丙之線分星日行之永
短以四土高下而別月行之朔望以兩度同對而更長庚近
而填星遠去地之道里非一土黃運而太白速周天之歲數
堪程會日沖日而合伏退望以別近日遠日而順逆遲留以

生此三垣七曜之最重而考驗之所以必明也其舍以廿八宿為區其宮以十二辰為紀必識分布之有方乃得觀測之所以箕斗界乎天津星河分而中指北之元枵為虛危而銀漢與星紀相親南之鶉火有星張而鶉首與鶉尾伊迤壽星析木皆東見而房心正大火之中降婁實沉泣西居而昂畢安大梁之趾過於日而一度有差見於天則半休而止春旣火東而昂西秋復虛午而鳥子蒼龍屆夏以南移元武方冬而西徙知歲七十三而已差雖世萬百千而可擬有二道內外之分無四時合同之理向南而望以居中者定列宿之程當昏而占以初見者作觀天之始歟而斗極為運轉之紐也

日乃綱紀所提紫門直階闔之戶軍星樞魁指之倪杓指角
亢之間杓轉而龍角之行隨赴角居列宿之首角動而普天
之運無睽差度由仲冬以定地正尋子半而稽星回于天始
識萬靈之躔位斗運乎子乃知四孟之均齊令則日躔易虛
而箕知昂張房之為退度中星更昂而室識靈鳥火之皆殊
輒此七政同符典創璣衡而永著千歲日至理堪坐致而不
述也夫惟天體雜明卦爻堪匹先天則乾應南而居上風澤
左右以浮空坤應北以處卑山雷東西而夾出惟日月為坎
離之精斯卯酉安出入之室迨及後天以八體之定方辨五
行之本質水火位定而離坎邊木金方成而震兌秩坤艮莫

兩土以施生巽乾隨木金而輔形是河圖生成之鄉即義文
體用之一廿四氣之虛盈可推十二月之辟文始悉泰否適
中之地消息維平垢復生長之初胚胎至密探天根而來往
普天悉春煦之光攝月窟以周游大地盡保合之實則自古
皆扶陽以抑陰惟王者能奉三而齊七

皇帝撰合清寧先呈景慶二曜同明九野象令休覆載以口口口

口口口晉鏡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祖而親口口敬所以作口成口不爽民時長口收藏口口口口口

儀真而玉燭調三階平而金甌正日月口口口先奎井珠
聯而交映者口秋之金耀口欽靈憲口口儀猷萬年之寶書
永慶口禧而口命又何須口口克虞喜之紛紛與宣夜周口
之考證也哉

彩雲賦

舉人 韓 榮 錦堂

錦堂子居彩雲之下與白雲為鄰壯志則青雲可封文心則
絳雲如新吐胸中之錦綉消眼底之浮塵方諸天半朱霞半
標絕俗擬以風前薄暈氣宇宜人客有過余者曰子為滇人
應知雲端余曰唯々昔在漢年彩雲人記武帝之清問無靈
建成之卜居有自金馬碧雞而外傑爛垂天銀蒼玉洱之間

口口口口雲台口隱口來無縫天衣雲口口通點成有口口
口此口口之長發其祥而六詔口口驚為異者也若口口從
其朔事得其宗口口滋至協氣口鐘南口口口口滇字經趙
雲和而口國時雍海上飛來口柱口口口五色林端簇就文
案洞口口十里口龍赤水之口口尔三條素練晴口鳳樓之
木居然一朶芙蓉此又覽輿圖之難等諸風口外徵紀符瑞
之應儻以雲起口封者矣繁惟

人御宇萬象爭妍幸際

昇平之日同游紉綬之天景星慶雲之綺麗金口玉葉之連繚瑞
蔭南中既無冬而無夏祥迎

北極亦非霧而非烟仰

舜陞於九重光華復旦觀

堯階於五內瞻就多緣宜八伯之歌可續而一方之口小臣傳

才疏獻賦心樂瞻

顏欲披雲以向

日敢摘藻而成斑緬前賢兮未遠信往跡兮難刪石口口頭蜀相
之天威肅電彩雲城畔漢臣之使節如山又何必上封之書傳
陳雲物效古風之吏遠口雲關也哉

孔君龍章宰浙江鄞縣隸滇採銅邑紳江南松江府知府黃
君定文序

伊古親民之官莫如今允所為興利除弊美風俗敦教化皆令職也惟是簿書期會獄訟盜賊之紛繁徵斂酬應之文責為令者惶之焉有曰不暇給之虞何暇言興利除弊至於美風俗敦教化則尤以為文具美觀無與吾事也嗚呼道學之不諱久矣廉以持身正以格物儒其名者曰習焉而空言迂置之令之為令者皆昔之為士者也當其為士則竊廉正之名以非議當途及仕則過而忘焉乃出私智扶威力以與士民戰此其所以上下不交而嘆政化不可行者也若魯昭孔侯之治吾鄆何其化之神且速而真知其然口口於丁丑秋自青田移治鄆是時鄆之俗嘗口矣其時口口事興訟以魚肉平民而好為名高者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當

然輿畜誌合而民之侵城河而居者一徹而濬之費金四萬餘兩
計脩河道一千八百六十五丈水倉讓船三十回倉屋之徹者不
可勝紀民競偷財受約束無一怨者夫凌競之風未遠也小民惜
財戀居而不知遠慮者亦常情也乃用其財而競歡遷其居而不
尤衆咸謂侯何以得此於民而不知其致此者曰廉曰正有以信
於素而非可以智取術馭也然則興利除弊尤必以移風易俗為
先道學之論豈迂也哉今城三方興濬河亦未畢業而侯以奉檄
雲南採銅去侯雲南趙州人是役於侯為錦旋然勤民惜侯之去
而望其早旋也乃相率請余一言以餞侯行余衰髦不文然濬河
之役實奉侯命期相與以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序